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八

宋 王應麟 撰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

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

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

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吳才老書裨傳臣辨誤以晉侯重耳為申生誠

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

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

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

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若璩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禄未盡尚有賢臣

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麇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

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
衆樂樂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
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内儲説
説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
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
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
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即孟子所言

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正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録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若璩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

郢憚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

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若璩按賈誼語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按干寶語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滿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若璩按魏無北地郡當作

上郡正義云今鄜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録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朝為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曽生謂

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

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若璩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田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為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

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楊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内義外之説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内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蓋戰國時以邑為

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若璩按呂氏春秋亦有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為日知

録所遺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

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

時曹亡久矣曹交葢以國為氏者若璩按曹亡久矣余有辯見四書釋

地續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

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若璩按何屺瞻曰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聞所未聞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傅會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
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説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
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
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
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若璩按好樂當讀如恱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話實云詳見余潛丘劄記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若璩按晉傅玄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朝且然況大一統之君哉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

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荑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壁戰國之君以為寳故曰諸侯之寳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説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濶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若璩按董公遮説漢王之言賴漢書始得聞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

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若璩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

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數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若璩

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曰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曰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若璩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

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及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

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丈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

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若璩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若璩按與政宋唐說齋之字名仲友金華人云民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
終於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
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
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也若璩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

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説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若璩按嘗謂人知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先已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

逺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若璩按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

宿於晝水經注云澅（若璩按今本水經注作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蠋通鑑作畫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强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内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

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若璩按商鞅四句出杜氏通典為君卿語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令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令之大夫令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若璩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殊不必泥班志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

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

非絶遠之地愚按説文引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
汃西極之水也府巾切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
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别囿其學之相非也
數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
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
兼公虛均衷平易别囿一實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
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

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四氣和正光照元板作四氣和爲正光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録爾雅有揵爲文學注二卷一云揵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

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言猶己之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若璩按顔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之子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蝜蝂傳者也西京賦戎葵懐羊爾雅蘪懐羊璞亦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蔜字書不見栮榿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璩按蘇蔜璞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蔜釋蘇蔜即上文之蘩蔜璞註今蘩蔞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千慮亦有一失

檟苦荼注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說文

茗荼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若璩按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荼荈以當酒荼事見史始此

急就篇注壯蒙一名黄昬後山詩黄昬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辯鼫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蜞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若璩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爲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

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

試之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為八若璩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實誤辯見余潛丘劄記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蠲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宋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黄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若璩按彥遠名逌東平人徽猷閣待制即撰廣川書䟦十卷畫䟦六卷者除正字謝啓敘字學涉獵該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為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闕文徒存於夏

有　閔疏成二年衛侯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杜註闕文失新築戰事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　閔疏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

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曄為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大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書殘武殪　閔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殪即壹衣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其按壹戎衣武成文啓指為殘似據康誥

頌亂湯齊　閔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閒居註音躋詩孔疏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閒居躋作齊音齋故曰亂

烏寫混淆　閔疏海錄碎事古語云字

經三寫烏馬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馬

魚魯雜糅閔疏張鷟云魯之與魚淄澠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為魯以帝為虎

增河南之邑為雒減漢東之國為隋閔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雒字去水而加佳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

避上則皐不從辛閔疏說文皐字從辛從自言皐人蹙鼻苦辛之狀秦以皐似皇字改為罪

絕下則對因去口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束合而棘氏徵足省而踈姓絕閔疏晉書棗據傳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束晳傳漢踈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

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閔疏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

尊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䆃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䆃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强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某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顏注導擇也

分序於八寸之策孰異為宗 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丁尾亂真 董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个是無尾也故曰亂真

鉤須失實 閻疏荀子不茍篇鉤有須注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董疏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為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 閻疏劉向

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

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董疏玉藻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衮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是也又註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也

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祁祁閻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按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

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閻疏說文鉞車鑾聲從金戉聲呼會切詩曰鑾聲鉞鉞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

是按今庭燎作噦噦

鎖定銀鐺之名 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銀鐺鏁銀鐺大鎖也世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鎖三公脚

車改金根之目 閔疏事文類聚退之于袒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

知一束二縫指之為来 閔疏說文来周所受瑞麥来麰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為行来之来

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 閔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 閔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

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

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

閔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文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

閔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為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為鄙淺故曰妄加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

閔疏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為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參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

虞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閔疏光武帝紀王莽簒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董疏說文泉字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閔疏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偽謡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啟非字似用張謠但以麗白不類惟加糸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疏非當作緋四十八安取於桑閔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祇後至犍為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

者舊傳俗桒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叒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

三十七未足語世 閔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中屠駉家藏舊刻卅有七年三十為卅速逮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卅八卅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卅三十并也音撒三十年為一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從亦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 閔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閔疏尉律見說文敘係錯曰尉律漢律篇名董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

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誤存舟二閒之爲航閔疏顔氏家訓亟從二閒舟詩云亟之柜柸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閒爲舟航字誤安識門五日之爲閏閔疏襄九年晉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此年無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內王爲五字月爲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學者徧覯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

隸而猶古盖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　若璩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　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僚壻閔元衢合疏彥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纘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録之於逐句下唯見襄三十年傳者不録斯張字遐周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為胡朏明鄰邑前輩朏明嘗稱其學貪奇炫博云　何屺瞻曰閔董果淹雅其引海録碎事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微染俗學與胡傳學古編並後出書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

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若璩按石湖范成大號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爲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

而呂與叔以爲邾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張曰

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爲弡周姜敦伯下一字歐

陽公以爲冏曰穆王時伯冏也而與叔以爲百古文

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蘄綽綰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丏

百祿眉壽綰綽孟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

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

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季展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于此

金石録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

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逺屈平邇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吁秦詛楚邪楚詛秦邪若璩按此亦具見王氏懷挹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袪妄類聚錯綜疑

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陜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荅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葢指此也今攷

通鑑目録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為正何校本云注二十字亦正文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横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

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隷書出隷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隷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隷自歐陽公

始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槀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吕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吕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吕而聲生焉吕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吕地先閑

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横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宫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漈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横故為緯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

漈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説孫炎始為反語攷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若璩按音書止為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

愐有唐韻令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令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令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葢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

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則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荅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若璩按曾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　何校本云米元章曰以下當自為一條

潛虛以䒞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古文韻䒞字碧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見孟子歸字有齊歸見左

傳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為姓古有勇士賁育謬矣若璩按賁字為姓者音肥

顔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彚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若璩按宋藝文志顔真卿韻海鏡源亦僅十六卷鏡為鑑者避翼祖嬿名也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云自營為厶背厶為公

宋元憲寶訛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㬅劉龔及罔皆字書所無 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 若璩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趙高所

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别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魴作

急就篇沐浴揃搣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眥搣可以休老

亦作揃搣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夜如

何其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攻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

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或云七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南史周續之或云九經釋文序録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若璩按吳文正謂經焚于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

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葢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説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若璩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雖合於文則戾）經博士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按此出楚元王傳）韓嬰皆以詩為博士（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

固爲博士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賛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葢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爲五也若璩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

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歴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鑱石也若璩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榷場中無搨本故厚齋未之見耳舊史紀云

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

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令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為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様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黄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

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若璩按嘗持論此舉未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為終古之恨頗為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芷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葢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已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若璩

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奬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于一陸

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舜皋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

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若璩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借異書躬自録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按考之冊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麈録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

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若璩按二禮亦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别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琁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汎歷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

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内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

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若璩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傳疏雖詳亦略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

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

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齊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

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見援神契是以聖

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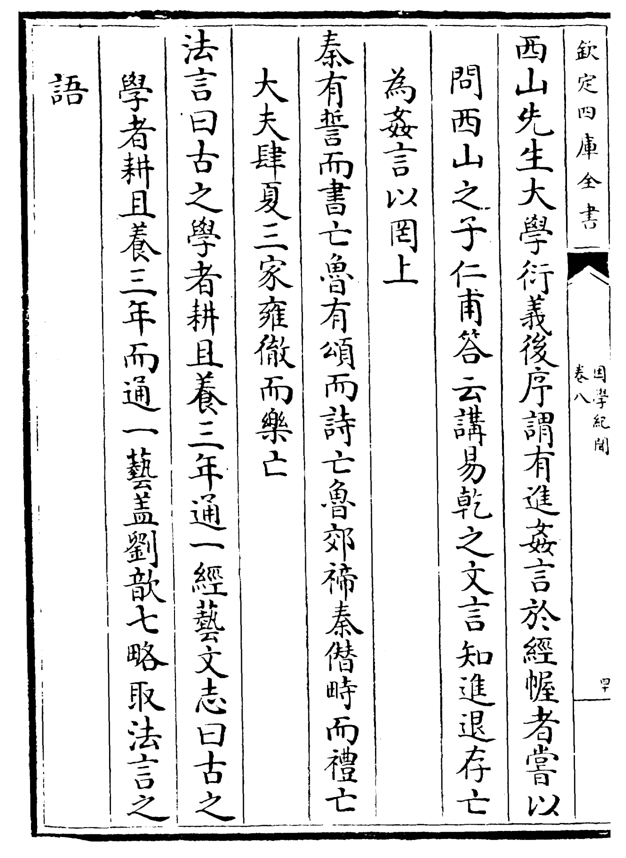
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

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

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閒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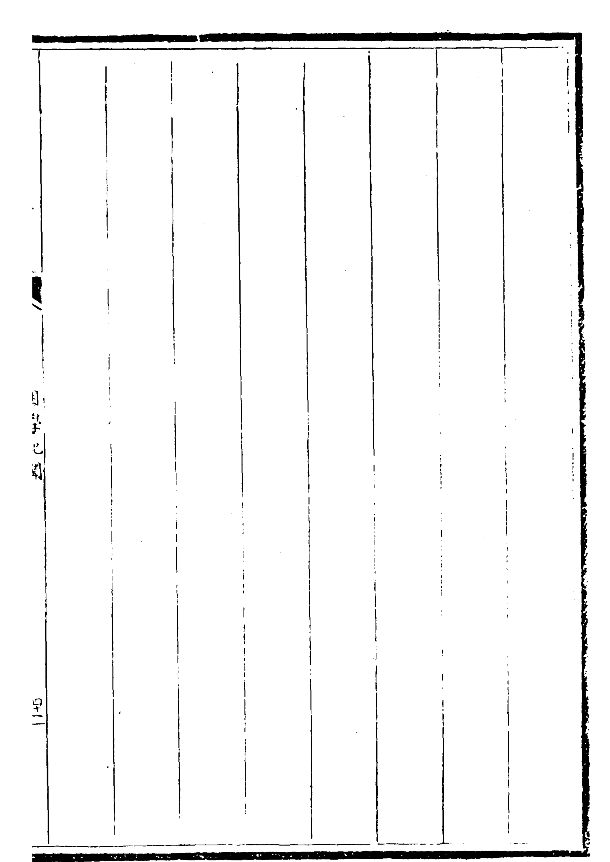
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若璩按謂歐陽永叔毀周禮按謂歐陽永叔蘇軾轍疑孟子按謂李覯司馬光譏書之胤征顧命按謂蘇軾黜詩之序按謂晁說之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若璩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稾陸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畤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困學紀聞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康偉